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七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八十七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大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

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賛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曽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塟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為賢巳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

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

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録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葢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
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
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
部流内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為銓也河北蝗旱以公
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
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

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為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頼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歩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即為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宗慶公奪其州人以為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嵗所省率緡錢百

萬慶歴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勑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勑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

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摶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

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㸃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絶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

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甞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荅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滋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

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宫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寛惠為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

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
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
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
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
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賔祭弔别賜黄金給葬贈
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
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號
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户萬五千

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

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内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
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
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禄光大始終
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為盛銘曰於皇仁宗時宋之
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
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煕朕志魏
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闈沈幽乃尹開封治民
不緑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

事遂都將相帝廵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宫之屏之墉文條武卺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歒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熈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勑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塟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曽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

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廵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

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冦至吏民初不悦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歎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

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疆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劒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

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旴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旴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

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

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

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

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歲課而

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

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

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

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

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

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誚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東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

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
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
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
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
之意及它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
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
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
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

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强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

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院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

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内朝十年典掌機密曁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為不謀德歟於年孰云耇老有賚後世公為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臨川文集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六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

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二百户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曾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

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

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名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

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為憂問誰可使
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衛親
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
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
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
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
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為之罷
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敕宣慶使蔣州團練使

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黄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藴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鋭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輙數月常患世

醫不足賴以為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為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為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為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

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誄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予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文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頎頎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

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妥若
兒女武室以魏文罷於京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
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谘馮公爾往
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勑公拜
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
軍方朝告甍有詔罷視弔贈賻𦵏哀榮終始追拜為
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曾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巳
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

雄為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

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熈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鋗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已

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閑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茍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剛謀至疆勑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藴列國東屏漕輸滑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

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
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
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揔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
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諸公與俱會瑋召
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
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
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陜荊乃還待制中糾
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専其閣直輟之

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駮考國中失申命遴事得權進紲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鼔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

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為序其實而繫以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

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户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禄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

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為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為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

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冐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為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為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奬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為賊令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為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强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

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
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
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
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
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為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
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為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為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為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奬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名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為動容賜其首曰褒忠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為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葢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群㤗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徳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賔夏商其後為陳屢絶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徳詒禄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虚太丘之里两有州國絡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為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禄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吿第又副其書賜寛等以待墓焚寛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頼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

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為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為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書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為郊社齋郎再選福

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為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歛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説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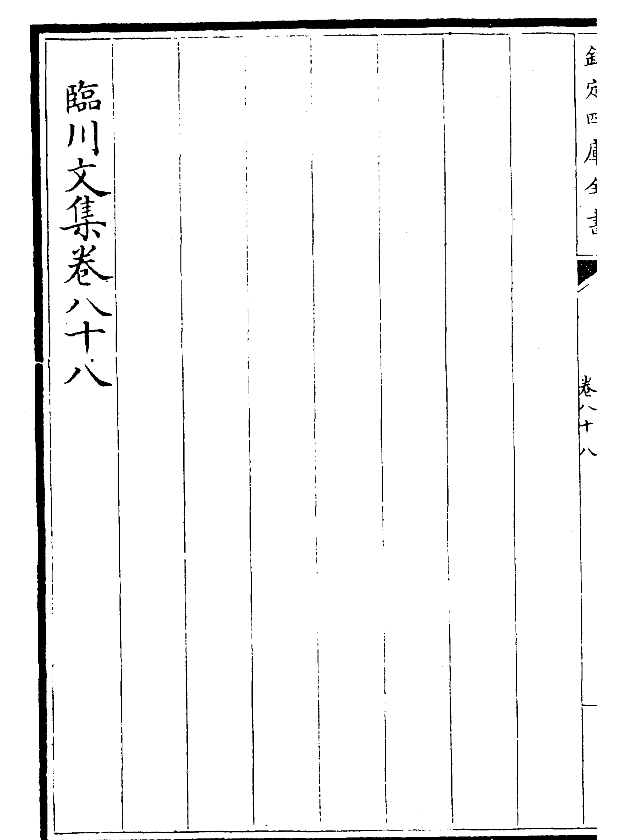
之終以其不可强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為聲名而内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

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寬嘗為江淛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

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人寛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寛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禄其季維卿幼壯躬孝

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徳義釐身於家
外内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
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
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耋追榮于幽
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為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臨川文集卷八十八

臨川文集卷八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淮南江淛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説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歴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

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㸃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

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賔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

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産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

時君始十餘嵗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遘適甞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黙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虜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瘴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虜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黙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内侵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戰輙破敵摶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錄公子樞以為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

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即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為而卒不克葢知者

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顥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榮令為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使蕖令為右班殿直榮令為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于武

操戈以先所遇𤰝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曁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浙荊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為廬陵人公曾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

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糴償之所抹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為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為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為均即不均約

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為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絶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名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鬷請鑄小鐵錢為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為不便而鬷議詘中貴人安告兩淛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横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

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鷴鷊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鸛代之宜州蠻為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

玨爭銀治殺玨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玨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治誅道賊熟户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玨者而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名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㴠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㴠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㴠荊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寶慶歴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寛

厚寡欲内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為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輿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為永州祁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

蕭氏食鄼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絶史

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
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
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
宗以及社稷是為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
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
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録事參軍及公貴贈録事

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蓍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禄仕不絶然寖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為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為學士天下稱為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

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録通判鄧州成都府為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浙再判吏部流内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歷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

南海所齎無南物在陜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
上公為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
禄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汚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
於寛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
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
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四百
户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
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

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懿遵路遵彛遵度當天聖初善為古文志義甚高嘗為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為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懿遵彛亦皆早死遵禮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歷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

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宗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為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為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為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為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輙以

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
轉運使為論功驛名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
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
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
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浙江隄壞不可治詔江
淮荆浙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
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
吕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為材且名除

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内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

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强果辨治終以愛利為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熈寜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内黄曽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滱河課文曰治

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曽不及皤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禄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阤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為人俶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為著作郎直史館提㸃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歴三司户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

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為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録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輙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為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輙有聲績數賜詔書奬諭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名

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為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痞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户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名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頳州自頳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為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

録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
誥特為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
為公道之公亦慷慨為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
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
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為
之詘節故為所逐公好收拔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
世之夸者為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産好讀書善為
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

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為世所稱每書輒

為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

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户食實封至九百

户嘗為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為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

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

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

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

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為大理寺丞延讓為太常寺太祝延壽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儁為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儁為尚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閥閲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甞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儁為後死儌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葢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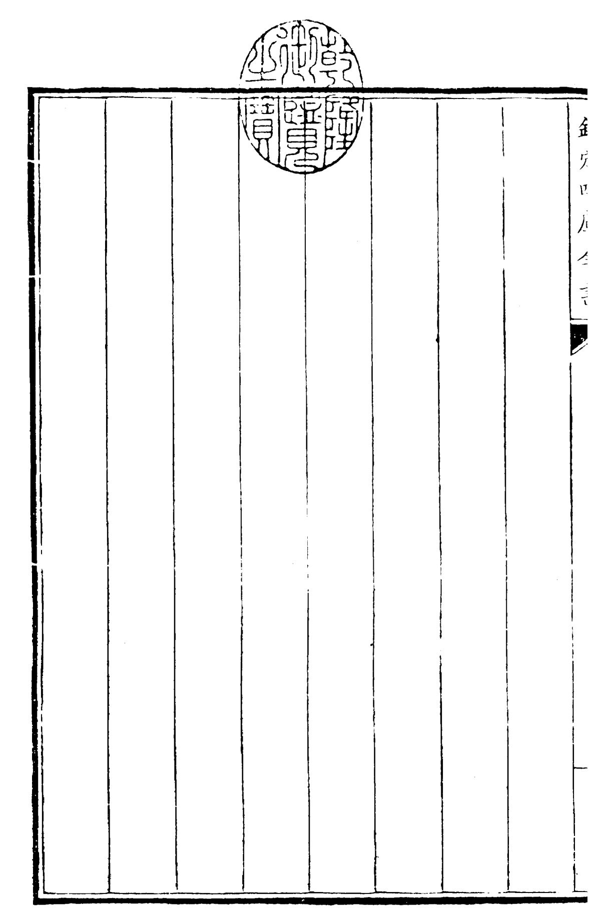
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遂而公之行可知懔懔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為略也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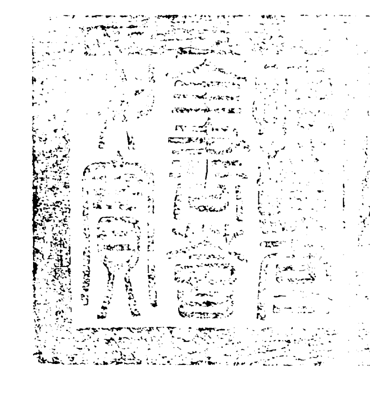
羣獻俁俁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真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隱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閒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

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臨川文集卷八十九

謹案卷八十九第九頁前四行汝士令為永州祁陽縣令刋本祁訛祈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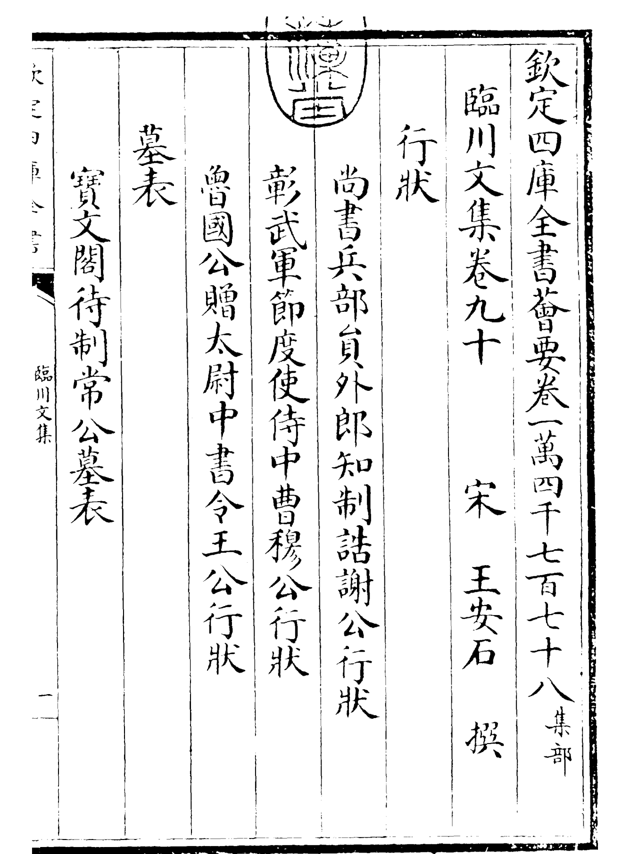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八 集部

臨川文集卷九十　　宋　王安石　撰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曾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

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從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名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

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内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宫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令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檻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

十人三從孤弟妹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寛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䕃為天平武

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　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

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内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挈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

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内從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葦埋驕於武延鹹泊掇臧掘強於平

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嗗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賛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户郭厮敦為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為頴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

秦州生事熟户多去為遵𨓜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𨓜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𨓜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

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晋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晋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

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换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内附羌百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陜西歳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畒出一

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歛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為徳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喁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

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
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
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
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
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
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
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
倚終内殿崇班侯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尾亭戰死

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祗候諝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嵗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

故令為管城人馬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
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
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
為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
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
以為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
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為公令於軍
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

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為之
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
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為大將不可
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
咸平二年遷内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
頭景德二年為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為邢洺磁
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為盜朝廷
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氊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誘

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為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侯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侯天禧四年為殿前左班都虞侯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

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為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奬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歳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

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為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為可用及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

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為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

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為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者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為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

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鬬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歷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為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

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為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

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葢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 天子寖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

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
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
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
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名還署宣徽院事已
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
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
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名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
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

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為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為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强起公以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為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為之不得已猶以為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宫使又以為同羣牧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
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
子至其第為之罷朝一日又為之素服發哀苑中
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黄金水銀龍腦等
物出内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
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温如也平生少
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禄賜多施之親黨善治
軍旅寛仁愛士卒士卒樂為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

夫亦多服其度以為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熈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内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内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内殿崇班閤門

祇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

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令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茍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

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閲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自善果至脭七世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

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為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為能又為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輙得故其後無敢為盜者又為同州朝邑縣令當陜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

智高為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為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泌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其壻也君為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為

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為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葢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為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

如此故為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

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㳂于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白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

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

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禄卿光禄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

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子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葢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甞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甞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

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葢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為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為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

咎棄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

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色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

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黄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莫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為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

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葢視遇之無
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為閩人而州之
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為善也宜有子初
其子為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叅虔州録事皆欲迎太
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以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
獨往及為南劒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
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
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

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葢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黄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静裕和不疆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内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

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為士無虧行緊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末之勤而已天下相重

以戾相蕩以侈疵然戮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敎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隂楊氏其為臨江軍之清江人葢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為大理評事皇

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名之不起
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
以皇考奏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
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
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為十餘
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
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
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連

捕笞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餔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為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餔民如君語葢君為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

謹於人甚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
既已未嘗為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
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
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
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臨川文集卷九十